

孙甘露 著

上海流水

最后，也是第一次。我祈望我的书就是被印成这样的：雅致的外观、淡定的纸张、沉着的重量、亲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书页的空白。我想买来一堆来送给朋友们，它唤起你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My Own Private Shanghai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17.63



孙甘露 著

上海流水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流水 / 孙甘露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3

(海上风丛书)

ISBN 978 - 7 - 5458 - 0189 - 7

I. ①上… II. ①孙…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167 号

上海流水

孙甘露 /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95,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58 - 0189 - 7/1·73

定价: 2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随笔

上海流水	3
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	64
我不相信；我相信	66
克鲁伊夫如是说？	68
南京去来	71
属性	73
木心归来	76
曲率	78
断背山	80
大都市 F1	82
好观众	84
时光流转	86
宣传画——孙甘露答姜纬问	90
一切都有待艺术来拯救	93
最细微的那根线	96
秋天在瓦尔代	98

当你咳嗽时读什么？	101
灵魂的气息	103
那些工匠	105
在我的诗中	107
真正的爱	109
桌子在哪儿	111

小说

天净沙	115
镜花缘	135
此地是他乡	143
身旁的某个地方	173

诗歌

为你穿越情人广场	207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	208
安慰	210
唐寅山水	212
自北向南	213
俄国风景	214
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	216
秋思	218
从剧场驱车回家	220
蟋蟀	221
安魂曲	223

致	224
修枝时节	226
秋天	228
中国象棋	230
骄傲	231
愿为你的伴侣	233
一夕谈	235
鼓书艺人	236
接吻	237
幻觉	238
故事	239
移民	240
德彪西故居	242
结束	243
一刻	245
红色	246
奇迹	247
无锡	248
他乡	249
葡萄之上	252

—
随
笔
—

上海流水

某月某日

由大屿山飞虹桥,厦门航线空管,航班延误。

某月某日

接父亲出六院,医院收了八元消毒费。护工生着气拿走了五十元。

某月某日

去虹口医院看母亲,咳嗽,但是病情稳定。

要给陈贤迪交回公务护照。

晚上和扎西多和本在圆苑吃饭,还有他们的女儿。喝了汤,但是剩下整只土鸡。他们说也许会回北京住一年。

外面开始下雨。侍者打着伞,跑到路口,为客人招呼出租车。

饭后一同去尔冬强的汉源书屋，王晓明、毛尖和巴宇特已经在那儿。书屋里的陈设微微搬动过，但是和一个月前韦大军来拍纪录片时没有大的变化，和一年多前为肖丽河去耶鲁饯行时相比，只是那架旧钢琴由中间移到了墙边。再往前，已经不记得了。

巴宇特是初次见，戴锦华式的，在世界各地转了一圈，说普通话依然字正腔圆，说是娜斯要来，和毛尖是一对电影专家。我不敢再写电影眉批。他们还要去瑞金宾馆的 FACE 酒吧。兴安请我在那儿喝过几杯，昏暗，冲墙有一张可以躺着抽大烟的大床，这是一个比喻。兴安说这是卫慧介绍的地方，她喜欢，这是后来她自己说的。

但是小周在家等我，便先告辞了。

拿着商务印书馆的口袋走进雨中，中午给小胖子送去带给他的礼物，就用这香港的书店口袋装了上海盗版的 DVD。先前王晓明说他也香港买了一套奈保儿。两天前我还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讲台上挨着他并排坐着，谈论着上海。历史记忆。这是廖秉惠的语汇。

原先在香港的讲题是对奈保尔的小说的戏仿，《小半生》。会议主持梁文道介绍说有意思，但是我没有说，岔开了话题，讲什么时间上的双城——“文革”十年和 90 年代。也不知道为什么。

奈保尔，一个对印度怀着复杂感情的男人。另一个是拉什迪，他说“印度的”这个词正在变成一个扩散性的概念，我想“上海”这个词大概也是。“我们……是有缺陷的生灵，有裂缝的眼镜”，“……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是偏见本身”。这是两个值得反复读的示范性作家，还有介绍他们的诗人翻译家黄灿然。遗憾的是在香港没能见到他。我没向人打听这位同样具有示范性的作家。

大家在电梯口辞别，嘴里都是啤酒味，那是在告士打道狄根斯酒吧看球时灌的。土耳其赢了。一个由东向西的国家。周围的人随着

比赛的进行在叫喊,我不知道自己希望谁赢,我也不知道其他人希望谁赢。我喜欢一个人在家中看球,一个坐着的白痴和一群在发光体中奔跑的白痴,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中间上一趟洗手间。

双城记,正经是一个好名字呢。

在地铁里见过一个女孩子,高个,时髦的平胸,至脚踝的长裙挂在腰下,绛红色。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脸上兼有香港女孩的矜持、上海女孩的骄傲和北京女孩的热情,她够黑,也许是从菲佣中脱颖而出的一位。那是上午十点,她浮肿着脸走出中环站。掠过 HMV 的店招,在去往兰桂坊的斜坡上消失。这是在香港观察的唯一一个陌生人。她使我想及其他一些事物,那些在成年以后,移居其他国度的作家,从他乡眺望故乡,希望接续“中断了”的“肉体的感觉”,寻找那些消失了的街道。

此时此刻,汉语写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印度,是一个文学的次大陆。

那个背影,使我想起的作家不是朱自清,而是程小莹,他有记忆的天赋,为我们重塑 70 年代的上海,一位神经末梢的大师。启发我们观察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这是我看到的最亲切的追忆,他的新小说是《温情细节》。这个书名太谦虚了,难道他是想叫别人忽视它?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从旅行中平静下来,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令我们厌烦的熟悉的感觉,会使旅途的疲劳变成精神性的瘫痪,我终于回到那令我们舒服的、基本妥协的生活中来了。

上海之夜,在它夏季的雨中,在一瞬之间,让我在对香港的短暂回望中,终于唤醒了我的知觉。

黄灿然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使香港的风物自然地进入他的作品。但是怎样才能使上海的一切妥帖地进入我们的

笔下呢？

出绍兴路向左拐，对面曾有一家台湾人开的“没落意识”咖啡馆，陆灏经常招人在那儿雅聚，如今早已是换了主人。在那儿见过董乐山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优雅地感谢我赞扬过他译的菲利浦·罗思的《鬼作家》，我哪里敢夸老先生的译文。我写短文表示仰慕，也许是为了博他一笑。

从瑞金南路直走，到复兴中路向西，全是单行道。停在茂名南路口，等对面的红灯。左侧，JAZZ AND BLUES 的大门虚掩着，这是林栋甫开的酒吧，但是这会儿在门口招呼朋友的是他的夫人淞岚。

混合着成年人的柔情（别嘲笑仅有的几滴眼泪）、音色纯净的演奏会钢琴、戴眼镜的尼古拉斯——纽约请来的白人钢琴师、SCOTTY——旧金山来的黑人歌手。很棒，但是还有更棒的，冰镇过的二锅头、咖啡白糖柠檬片、龙舌兰酒饮法。酒吧的次大陆。

一个寻找 JAZZ 精髓的人，徒步走通密西西比河，（在此，“走通”这个词来自陈村。）对人世的哀伤怀有敬意和醉意，在他高兴时，会为客人唱上一曲，浑厚的男声。令人想到另两位上海的男声田果安、COCO，爵士的双城。另一个比喻。就像爱灵顿公爵的名言：“纽约不是我的家，它只不过是我存放信件的地方。”

这种时候，坐在小圆桌旁的张建亚会来上一句“咯者了掉”。谐音，要找人翻译。

出租车司机问是否要避开衡山路，这是让我两难的问题，避开，绕路；不避开，堵车。好在过一阵，就不用再走这条路了。右侧，欧登的地下车库前，等候客人的出租车司机，在霓虹灯下斗殴。斜对面，BORBON STREET 的白色大房子，原来是 704 研究所的医务室，张旭东曾说小时候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他的母亲就领着他上这儿来上

药。深夜，大家无奈地等着。

有一句话，在这儿，不通法文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明白，他们会用临睡前的倦慵口吻说：C'EST LA VIE。

某月某日

你日食一样戴着眼镜——台词，这是很棒的夏季观察。

这个夏季，感觉又回到了 80 年代。是因为炎热，父亲又住进了医院。

街上乞讨的儿童，席地的肢残者，在某处总可以看见。

每个夏天，我都会想到 1989 年……

1989 年，夏季，慕尼黑。贾克·路西耶演奏的爵士风的钢琴巴哈。在街边随手买的 CD，我最爱的两种乐风。它们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我都爱。就像常拿来开玩笑的海明威笔下的对白：

杰克，我们要是能在一起多好啊。

这么想想不也挺好吗。

某月某日

《太阳照常升起》。这也是一部关于夜晚的小说，爱之夜晚。拿去，可以用来逗失恋的年轻人开心。

某月某日

晚，又是在绍兴路。这次是在许德民专营抽象绘画的角度画廊，屋里有刺鼻的油漆味。王小龙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一伙年轻人，说是想请一些作家拍纪录片，DV 或者广播级的设备都可以用。说是任仲伦建议的。

其中有一位刚拍了扬州奇人——杨明坤,《皮五辣子》,我爱扬州评话。这则听江海洋说过片段,有一晚,在吴亮漂亮的新居,黄子平笑得一夜没合拢嘴。子平是平易乐观的,同时也是深情的。听他讲张爱玲小说中的衣饰问题,引用《诗经·邶风》对卫夫人出场的描绘:如山如河。试问,《诗经》以降,谁敢如此赞美女人?又有谁当得起?

说广州有一处楼盘叫“山河居”,和朋友戏言,可以推荐给想取悦二奶的人。

多年来,朋友们靠着海洋戏仿的各类方言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穿行。算不上指路明灯,但是在饭桌上十分“拉风”。

罗兰·巴特认为,灵性、反讽、优美、欣快、安乐……皆是养生术(屠友祥译文),而激情是一种类似崩溃的东西。

某月某日

天气又使我想到了不久前的香港之行。这个弹丸之地使我成了滞后的祥林嫂。

闷热的午后,许子东驾车载我去浅水湾喝茶,半山的景致,几张唱片来回放着。优美。我喜爱慢,缓慢,联想到词牌和庐山,和我懒散的天性吻合。许子东说,灵哦?想买哦?想买,但是体味的是车。在速度中才能体会的 ADAGIOS,慢板,暑热中向后掠过的景物,就像我喜欢的京戏的紧拉慢唱。

我想起了什么?那个样板戏的年代极其微澜。

ADAGIOS,慢板。DECCA 双 CD 的创意之作。巴洛克、小提琴、圣诞、莫扎特、电影、罗曼蒂克、维瓦尔第、罗曼蒂克钢琴……其中,我在上海的街头买过盗版的莫扎特,盒内只有单张。和安哲洛浦洛斯的影片《尤利西斯的凝视》中的中提琴配乐一样是我的最爱。

文艺闷片，舒缓，像生活一样慢。那张唱片是小赵送的礼物，如今随小袁去了英格兰。

见过一组希腊人，作家、外交官、教授，皆称自己是安哲洛蒲洛斯的朋友，在浦东的贵州菜馆里说是会转达我的问候，叶辛和王安忆在座，笑而不语。这类餐桌上的友谊，永远都会带着微笑。窗外是浦东工地壮观的夜景，黔香阁——贵州是叶辛知青时代拉手风琴的地方。

一如在雨中，在上海的雨夜，潮湿而迟缓的车流中，从延安路高架拐向外滩时，许多人都有那开朗的、左转向下俯冲时的一阵心悸。我听到爵士乐歌手的一声低吟。

某月某日

晚，连续闷热之后的一个微风之夜。

马振骋先生请饭，虹桥人家，丰盛的一餐。饭后步行去不远处他的新居。就像陆灏说的，新居应该请朋友去“吸毒”——装修时代的玩笑，不会引起误解吧？

从马先生的北窗看出去，是太原别墅上空开阔的夜景，繁灯闪烁的市中心就在眼前。周忱指着楼下说，这是江青去延安前住的地方。俗称马歇尔别墅。

左侧，一处目力不可及的地方，东湖路嘉丽苑对面，绿树中掩映着新开的大公馆，提示：在上海话里，大和杜月笙的杜谐音，小宝说后者工商局一定不让注册。传说过去这里是王洪文打牌的地方，再往前，谁想知道？一个新的旧，已经要盖过旧的旧。

开业那天，受邀前去凑热闹。我们一堆人在院子里等开饭，屋子里有咏叹调和二胡曲，高低错落，估计是这城里一流的东西。里面的脸都是电视上的，比起不常见的亲戚，我们和他们更熟。

试营业时,我和三两同好来喝过一杯,经理在安排包场,自动钢琴奏着爵士乐。以我的业余的虚荣,看见钢琴就想用爪子去挠两下,为杯中物助兴。

从前,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馆我就干过这事,也是这种大宅子,甚至更大。大厅里的一架演奏会钢琴。我无心多看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家里的桌椅板凳,兀自放肆起来。管理员,一位老太太,向钢琴走来,我以为是要驱逐我,但是她慈祥的眼睛里居然含着泪花。在她熟悉的旋律中,在异乡人的身上,她听到了什么?

某月某日

马先生在译米兰·昆德拉去法国后写的《缓慢》,我读过港台的译本。昆德拉在书中讨论了《没有来日》,一本18世纪的法国小说,侯爵夫人在和年轻的骑士分手时用了一个词,嘱其在回到他的女人身边时,不要CONFONDER。风雅。马先生推荐,在古法语中该词有使受挫败的意思,依次还有使惊讶、使窘困、使混合的意思,不要混淆、错认,混淆两个相似的事物……这些词典上都有,但是“侯爵夫人”用得棒,和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有一拼。

问过郁白及其周围的人,说是昆德拉的法文一流。

此人买了大幅上海画家的作品,卸任去了伦敦。便宜,因为我是外交官。他说。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多年不见的老相识,歌德学院的阿克曼。他隔三差五来上海,晚上我们总会去搓一顿,他买单居多,公款消费嘛。这些北京词和中国概念都是阿克曼爱用的,而且用得溜。一次和他一起去给人送合同,摸黑上楼时,他开玩笑说:知识分子怎么睡得这么早?

泛而言之，上海的知识分子比一般人要睡得早。

王小慧陪汉堡的作家来座谈，说她最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见过老阿，正在推广卫慧的小说，他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译者，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认识他也是在1989年。

某月某日

和小周、甘霖、小朱一起去新都里吃饭，新开的那家在巨鹿路，昏暗、高空的射灯、升降机……监狱风格，这话你就当是伍迪·艾伦在拿男女关系开玩笑。进门撞见许敏、素素领着《安家》的人马在用餐，那个当过飞行员的摄影师肖全也在其中，难怪在“监狱”的门廊上，有人在摆弄照相机。多年不见，他哪儿都没变，真是奇怪。

菜肴精致，尤其是一款“格格前菜”，小朱说下次来要肩上架着鹦鹉，准确地说，这菜是用来喂鸟的。顺便说一句，这家店的店名是“无二”。猜想它兼有独一无二和没有第二口的意思。

“邻桌的狱友”在以最八卦的腔调议论最热的新闻，陈宝莲在南阳路跳楼自杀。一时间短短的南阳路挤满了三地的摄影师，有本地的热心人士为自称来自港台的记者指路：喏，波特曼后头，“三十年代”斜对过。晓得哦？就是白桦（《苦恋》）、陈钢（《梁祝》）、沙叶新（《陈毅市长》）开的。一问就晓得了。

这是卖水果的就互文性所做的最新研究。

但是，还是让死者安息吧。

某月某日

一大早，被电话吵醒，没开灯，开了电视。看见大卫·科波菲尔在